

新 華 出 版 社
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園

北洋軍閥

(1912—1928)

曹聚仁 著

第四卷

直系軍閥的興衰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出版

中 国 史 学 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洋军阀

(1912—1928)

章伯锋 主编

第 四 卷

直系军阀的兴衰

编者 王善中 刘保康

武汉出版社

目 录

甲、直皖战后的北方政局

- 一、直奉两派的矛盾与天津会议 (1)
 - 1. 近日时局内幕 (2)
 - 2. 潘复与日记者谈北方时局 (9)
 - 3. 曹、张等对粤之通电 (10)
 - 4. 津议中之内阁问题 (11)
 - 5. 天津会议之真相谈 (12)
 - 6. 天津会议之外人评 (13)
 - 7. 曹、张、王勤日通电 (13)
 - 8. 北京通讯 (14)
 - 9. 公府联席会议之经过 (18)
 - 10. 直奉矛盾之产生 (20)
 - 11. 日本外交文件选译 尹俊春 译 (21)
- 二、湘鄂、川鄂战争 (29)
 - 1. 湘鄂、川鄂战争始末 文公直 (29)
 - 2. 湘军援鄂战史 (节录) (38)
 - 3. 湖南援鄂军战事写真 道 平 (46)

4. 湘鄂、川鄂战争纪略 (节录)	(49)
5. 川直战争纪要	(52)
6. 吴佩孚之真相 (选录)	佚名 (54)
7. 吴佩孚决堤祸鄂之毒计	(62)
8. 王占元括鄂款之披露	(63)
9. 湖南内部的斗争	张国淦 (72)
三、第一次直奉战争	(76)
1. 奉直战史 (节录)	(76)
2. 直奉战争	尚其亨遗稿 (117)
3. 直军进攻山海关参观战事日记 (选录)	徐廷荣 (137)
4. 王怀庆发电稿与奉系密函	(143)
5. 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主”	(150)
6. 各国对直奉战争的态度	(152)
7. 日本外交文件选译	刘保康译 (161)
8. 直系夺占河南地盘	(179)
9. 李宗黄致函顾品珍谈时局	(190)
10. 各方盛传冯玉祥他调之内幕	(195)
四、徐世昌下台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198)
1. 大总统徐世昌退位	(198)
2. 黎元洪再任总统	张国淦 (206)
3. 有关文电辑要	(211)
五、直系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226)
1. 罗文幹案之内幕	(226)
2. 吴佩孚最近之态度	愚公 (238)
六、直系胁迫黎元洪辞职	(239)
1. 黎氏复职一年中之政潮	沈云龙 (239)
2. 黎大总统被迫出京始末记 (节录)	寒霄 (250)

乙、直系军阀的统治

- 一、西南各省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 (268)
 - 1. 统一问题经过记 我 闻 (268)
 - 2. 吴佩孚最近之军事主张 王小隐 (271)
- 二、直系控制陕甘 (274)
 - 1. 1921年陕督更替之经过 彭洪铸 (274)
 - 2. 冯玉祥督陕后之局势 彭洪铸 (281)
 - 3. 直军入陕有关文电 (288)
 - 4. 甘肃督军风潮始末记 晓 钟 (292)
 - 5. 陆洪涛往来密电 (295)
- 三、直军入闽 (310)
 - 1. 李厚基与闽局 陈复庵 (310)
 - 2. 李厚基被围于福州 (316)
 - 3. 李厚基逃后之福州 (317)
 - 4. 徐树铮通电 (318)
 - 5. 李厚基密电 (319)
- 四、吴佩孚图川与谋粤 (327)
 - 1. 吴佩孚侵川与四川“讨贼之役” 小 波 (327)
 - 2. 1922年川军概况 (342)
 - 3. 吴佩孚援杨图川之战有关文电 (343)
 - 4. 军事处致吴佩孚电稿 (352)
 - 5. 吴佩孚与粤局孙陈矛盾之关系 王小隐 (358)
 - 6. 陈炯明联吴之证据 (362)
 - 7. 湖南谭赵战争之背景 (368)
- 五、直系军阀的财政与军费 (379)

1. 民国以来财政部无确实担保各内债之概略	贾士毅	(379)
2. 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	财政部公布	(406)
3. 中央财政研究报告书	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编	(411)
4.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的军事费用		(423)
5. 请看高恩洪供给军阀之饷款		(424)
6. 鄂省各军月饷之竭蹶		(426)
7. 旧历年关北京财政界之写真		(426)
8. 江苏士绅吁请裁兵节饷以抒 财困呈文		(429)
9. 安徽自治研究会为驻军扰民通电		(430)
10. 豫省代表来京请愿裁兵		(431)
11. 曹锟、吴佩孚由西方国家获取军械		(434)
六、曹锟贿选总统		(437)
1. 贿选记(选录)	赵晋源	(437)
2. 曹锟之大选经费		(476)
3. 贿选前后之政团	寒 霄	(480)
4. 政变后非法会合会始末记	刘楚湘	(493)
5. 曹记宪法出笼小记	朔 一	(498)
6. 反对贿选文电		(501)
7. 美国外交文件选译	王善中 译	(521)
七、临城劫车案		(527)
1. 临城劫车案纪事(选录)	陈无我	(528)
2. 有关文电选辑		(554)
3. 北京政府与各国驻华公使往返照会		(570)
4. 美国外交文件选译	王善中 译	(580)
八、华盛顿会议		(604)
1. 北京政府与太平洋会议	沈云龙	(604)
2. 有关文电辑要		(656)
九、中苏复交始末		(666)

1. 中俄复交之经过 张梓生 (666)
2. 苏俄政府成立初期的中苏关系 (682)
3. 中苏谈判 (691)
4. 中苏建立邦交之换文 (709)
- 一〇、吴佩孚与英美 陈玉玃 译 (724)
 1. 同外交界的关系 (725)
 2. 同一般私人 and 商人的关系 (743)
 3. 寻求军备供应和技术上的援助 (757)
 4. 同外国新闻界的关系 (762)
 5. 同传教士们的关系 (778)
- 十一、直系统治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陈仲言 译 (785)

丙、直系军阀的衰败

- 一、奉皖孙反直同盟 (804)
 1. 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为建立反直同盟往来文电
..... 杜春和选编 (804)
 2. 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宣言 (832)
 3.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宁 武 (833)
 4. 张、段、孙三角同盟之结合 (839)
- 二、江浙战争 (842)
 1. 江浙战记(节录) 文公直 李菊庐合编 (842)
 2. 东南战事的了结(节录) 大 山 (856)
 3. 渐变始末记 慎 子 (861)
 4. 江浙战争文电选辑 (868)
- 三、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881)
 1. 甲子奉直战史(节录) 上海宏文图书馆编 (881)
 2. 第二次直奉战内幕 张国淦 (911)
 3. 吴佩孚战败始末 (914)

4. 奉系军阀密电密函选辑 (937)
5. 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 白坚武 (948)
6.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勾结日本的两件事 魏益三 (959)
7. 日本外交文件选译 尹俊春 译 刘淙 校 (960)
8. 二次直奉战前后张作霖对冯玉祥的拉拢 马炳南 (970)
9. 北京政变记 公 展 (972)
10. 国民军甲子革命纪实 (节录) (977)
11. 有关北京政变文电辑要 (992)
12. 曹锟垮台和临时政府的建立
——美国外交文件选译 刘建一 译 (1010)

甲、直皖战后的北方政局

一、直奉两派的矛盾与天津会议

说明：直皖战争刚结束，直奉之间的矛盾，在处理战争善后事宜等问题上，已开始显露出来。此时，张作霖野心勃勃，企图取代段祺瑞的地位，左右北方政局。1920年9月他在会见日本贵志少将时说：关于对日政策“今后必须实行真正之亲善主义，外国人宣传：亲日之段祺瑞已没落，余将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承认之，索性将一贯依靠日本之态度，彻底公布。余将对徐大总统、靳国务总理、曹錕等，阐明与贵国之关系，尔后，发表亲日通电。因此，今后在东三省，包括长江以北地区，坚决抵制排日思想之传播。”他在谈及与直系的关系时，暗示直系派背后有欧美人支持，流露出今后尤须警惕的口吻。据此可知，早在皖系刚刚垮台之际，张作霖即已把当时的同盟者直系，视为其把持中央政权的潜在敌人了。

直系吴佩孚为了巩固和扩大本派的势力和影响，防止段祺瑞、徐树铮东山再起，故而要求严惩安福祸首，处置段祺瑞。在时局问题上，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主张。对上述问题，张作霖多持反对态度。1920年7

月26日，张曾对外报记者说：“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錕接洽”，“吴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显然，张并不把吴放在眼里。其后直奉两派在内阁的人事安排和解散安福国会等问题上，又发生磨擦。有关内阁问题，当时直奉双方曾都同意由靳云鹏来组阁，但靳内阁成员中只有内务总长张志潭属于直系，其他农商总长王迺斌为奉系，掌握财权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均倾向奉系，故内阁奉系色彩浓厚，在一些问题上也偏向于奉系。如军费分配，北京政府拨给奉系的就比直系要多，这当然引起直系的强烈不满。

1921年4月至5月间，曹、张等在天津开会，这是直奉之间协商分配权势、地盘的会议，会议结果是：直系取得了陕西军政大权，而张作霖达到了兼署蒙疆经略使的愿望，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均划入奉系势力范围。内阁改组，靳云鹏重新组阁，亲奉系的周自齐、叶恭绰去职。直奉之间，取得暂时的妥协。同年七、八月间，湘鄂战争爆发，吴佩孚乘机挤走了王占元，继任两湖巡阅使，直系地盘扩大，原直、奉、鄂（王占元）三角之势打破，从此直奉之间矛盾又趋向激化，终于导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1. 近日时局内幕

（一）

内阁动摇之说，曹、张来京之说，外间言者纷纷，政府概加否认。然考诸事实，则倒阁之酝酿，亦确有之，不过目前尚未至推倒之程度。政府亦确曾电召曹、张、二王^①来京，而曹与二王

^① 二王为王士珍、王占元。

均辞不来，即张之行期，亦尚未知何日。目前形势，盖仍在相持中，将来或至内阁不能维持，张等必将入京，则时局必又有一种险象。观民六段阁将倒，而有督团之北京会议。去年靳阁不支，而有张作霖来京，其前例皆令人抱秩序上之危惧也。

直派各督之不满于靳，已无待言。闻长江流域之某督，与人谈及，辄谓内阁受奉天之支配，我辈听命于内阁，直不啻间接受奉天之支配云云。可见其不满于靳者，仍对奉之恶感。而合纵之势，则以某派接近之浙、闽、秦与长江之苏、赣、鄂，及曹、吴力所能及之直、鲁、豫，七拼八凑，憧憧往来。汉口王子春^①之寿筵，与吴佩孚最近之赴保，皆此中之影戏。选举展期一事，即倒阁计划之见端。而尤有著者，阁中无一直派，次长中亦只一汪士元，而汪忽决计不干，虽不能说拆台，亦实含堕甑不顾之意，闻直派之计，欲拥王士珍出面组阁，以为庶不至为奉所左右。日前师景云赴正定一次，外间谓系催王就巡阅使，而实际则在阁不在使。比师氏回京，王仍不来，则目前之继任无人，倒阁之声遂暂低矣。至于各报所述直系对靳之不满，为对川问题，选举问题、库伦问题、张勋问题，是所用之材料，尚非其总因也。

靳于奉张，果能沆瀣一气乎？是又不然。张近来对于靳氏，已渐有谯诃之词。举其小者，如张宗昌之在赣，竟被陈光远解散，靳心已不愿，而大张犹怪靳不能保护小张。举其大者，则张勋起用，全国无不反对，府院所得各处之电，积尺许厚。而奉张之意，则始终主张径以张勋巡阅苏、皖、赣，又怪靳氏无此担当，不肯任命。加以其他督军、都统、省长之易人问题（山东即其一），凡奉张所主张者，多未见之实行。遂嫌靳仍偏徇直系，自作好人。近日函电往来，已渐见征于色发于声矣。靳氏对直、奉两方，日前均曾表示不干之意，即所谓两姑间难为妇者。然直欲倒阁，而所

① 王占元，字子春。

拟继任之王士珍，实奉张所断通不过之人，故奉之于靳，犹不得不仍予援助，以图将来之效用也。

外间纷传之召集四巡阅会议，即欲调停直、奉，并以维持内阁者。一电以外，于王士珍则有师景云之行，于曹锟则有田中玉之行，于王占元则有驻京委员魏联珉之归，于张作霖则其子张学良之归，皆顺便令其速驾。今已知其决不来者为王与曹，而鄂王、奉张，皆尚未有切实之回复，惟奉派之张景惠、秦华，皆有怂恿奉张入京之意，故纷传奉张可来。日前在津祝倪寿之新安武军人物，亦多有由津赴奉者。此时奉天有所谓会议，张之来否，实将于会议之结果决之，尚非数日内事也。然直派方面，则不惟曹氏不来，而以各督交换意见之结果，决将各项意见开出，不向中央说话，而派人赴奉与张磋商。现在直奉之间，使命往来，即为此事。故目下尚有直、奉协调之一幕，而协调之成否，即两派和战之关键。其关系亦不尽在若辈之来京与否也。

两派相持之各问题中，苏皖赣巡阅仍属重要。张既必欲用张勋，而直派期期以为不可，直欲使王士珍就任，而奉张力加打击。所谓九师南下之说，日前甫在萌芽，而奉张已有抗议到京，遂致中止。且如宋支队（属九师）之在吉，本中央决定调回而奉并不留用者，然有九师南下之风传，张即来电留护东路。外传王士珍将在徐州就职，其实王有此大胆耶！而张勋方面，则决不肯就林垦督办职，政府前令王迺斌往劝。张勋之答语，则谓政府与我开玩笑，我欲办森林，自己会办，不须任命，其意仍非巡阅使不可。而此次新安武军军官之赴奉，仍是谋所以抬出张勋者，结果如何，尚未可知。而直派方面，则即林垦督办，亦尚有责言。政府始欲使张勋先就林垦督办职，然后劝王士珍南下。以现在情势观之，皆做不到。而此一问题，殆有俟与内阁问题同时解决之势矣。

《申报》，1921年3月4日。

(二)

近来时局问题，似乎非常沉闷，然实有一大酝酿，正在憧憧往来之电影中。其酝酿为何，即中部及西北将有一大联合，用以打破直、奉把持之政局是也。去年曹、张在京时，与徐、靳所定约束，其中最要条件，为各省之事，必得曹、张之同意，而张之力量手段，皆优于曹，其结果遂使北京之政局，全受奉张之支配，其他督军如何愿意？故长江方面，加靳阎以奉天出张所之徽号。去冬川、湘、赣、浙、陕、闽等省之代表，集于武汉，外间纷传八省同盟之说。其主张之最要者，即为不办选举。嗣又有六省联盟之说，为南之川、湘、滇、黔，北之鄂、赣，皆读者所已知。其所谓同盟者，虽无若何盟约之表见，而其相互之组合，则已确而有征，且皆以湖北为接洽之中心点。王占元俨有执牛耳之势，盖地势使然也。近来不办选举一端，已渐见事实，鄂、赣、闽、浙、陕无一办者，即去冬同盟之征验也。

王占元之与西北联合，为今年之事，其枢纽为陕陈。自曹主撤陈而用蔡成勋、张主撤陈而用许兰洲。陈乃先求援于李纯，李纯既死，乃转而之鄂。瞿寿祺、张丹庭诸人，奉陕陈之使命，络绎赴鄂，而所得之结果，则陕西向汉阳定购之快枪五千枝。靳阎电王扣留不许交陕，而鄂王竟许其运回，且使之溯汉江而上，以免经过洛阳，为吴佩孚所扣。陕陈并分二千枝与陆洪涛，俾其赴兰洲就任，此今春之事也。因此陕陈、甘陆缔结同盟。最近陕陈，以省内战争，又竭力结欢于阎锡山。且以阎氏亦为曹、张所欲撤者，更以利害关系，有同盟之暗结。现在形势，又将由陕陈之穿插，借晋陇以附于长江上游之新局面，陕人虽欲去陈，恐亦无如

何矣。

三子同盟之说，亦曾见之报纸中，三子者卢子嘉、王子春、吴子玉也。愚尝加以调查，事诚有之，且三人之代表，于杭州、武昌、洛阳间络绎不绝，直以吴为脑气筋，奉张所深忌。而吴为自固计，亦不得不以长江为后援。且如湘鄂之联防，尚恃吴之穿插。现在吴之力量，为与冯玉祥、郑士琦（山东第五师长）成一三角同盟，专从事军队之训练。但政治上事，与王、卢时通声气，故选举之缓期，山东、河南已与鄂浙等同调，而直隶亦决不遽办复选。而最近曹锟电西南各省，要求互派使节，谋实际之联络。吴且以扩张自治共谋统一，进言于滇黔，此决非为靳阁之统一政策计，而与王同下联合之手段，以免直隶之立于各省联合外也。惟对于陕西，王既联陈，而吴则主去陈，犹未一致耳。

总上述情形以观，北方之吴，西北之陈，中部之王，皆为一部分之枢纽，而适中之势，则以湖北为地理上之中心。政府近对鄂王，直视为骄子。王芝祥回京未久，即继之以田文烈，并依其请求，而以省长畀刘承恩，皆畏王而求悦于王者。至日前京中半官式通信社所发表，谓王之六省同盟，系为政府谋统一者，掩耳盗铃之谈，自遮羞颜者也。现在此种大联合，尚在进行中，如果有所成，则奉、直把持政局之现状，必将打破，而奉张更受打击矣。或谓上次召曹、张、王三人来京会议，王氏拒绝不来，系防张之作弄，而张亦不来，实受王影响焉。

于此有一最关重要之事，则内阁问题也。今之政府，已如第三期之肺病，一息仅存，固未必即倒，亦不便说倒。盖所谓统一政策者，西南之自治如故，广东复产出一总统，且即北方各省，亦不能统一之。所谓国会选举者，江苏奉天而外，未闻复选，且并未初选者居十分之七。而财政一端，更为致命伤，但观二十五万之教育费，亦筹不出，而日以空言搪塞，酿成教部总次长去津，教

职员全体辞职，以有今日之学生“读书运动”^①，已可见其一筹莫展。即如五百万之政费，华银团三百万固未承认，交通部二百万亦在未定之天；阁不成阁之弱点，又已暴露。其所以未倒者，固由“奉张有内阁不算什么，由翼青干住再说”之言，而王氏闻靳将辞，亦云“且劝他暂时勿辞”。张氏之意不过留以自助。而王氏之意，则据知其内幕者所谈，确将有所待。盖上述之中部西北部之各省联合，即去冬所传八省同盟之联省主义，特非民治而为军治耳。据愚所闻，现在之酝酿，确在平均政权。其暗中之趋势，将于各省联合之后，为改造政府之举，即由各督派重要代表，协商内阁之组织，而共操政局者。其结果或如从前军政府之代表会议制，特其奔走磋商尚未就绪。此间之消息灵通者，已料定靳阁命运之长短，视彼等联合成功之迟速矣。（四月十二日）

《申报》，1921年4月15日。

（三）

天下事无简单易明者，必有表面、有里面。以愚所闻，此次张氏赴津，确为靳所招致。而其表面之事，为政府中人所肯昌言者为两问题：一曰对蒙，和战两字在今日已成待决之事。牛福厚资库佛命来京上书，由张作霖之介绍。张亦久有表示，主张任外蒙自治者，内幕有何原因，姑不必论，然其不主出兵，则为失库以后最明著之态度。但近来已派南苑之奉军第一师赴察，而以第二十七师来京填防。据政府中人所谈，以为和守并进，张以奉天出兵之故，亦欲商直隶出兵，而政府对此问题，遂觉有三面会商

① 1921的3月14日、15日，北京大学等八所高等专门学校全体教职员，因北京政府积欠经费至三个半月之久，被迫举行同盟罢工，并推派代表向政府交涉教育经费。4月12日北京八校全体学生二千余人，赴总统府、国务院请愿，手执“读书运动”白旗，要求政府在最短时期内发放教育经费。

之必要。二曰对粤，自孙中山总统选出，北京人心虽未大震，然亦恐外交上生有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但现只外交当局曾于见使团时，以法律论调作口头否认。而国内之表示，则欲借重督军之联电。一星期来，皆在酝酿中。督军方面，当然由曹、张联衔，此层亦须先为商榷，得一使各省督军与曹、张联名之进行手续。且事实上之对粤，则又倚重广西，使之进攻，亦须张相助催促，此皆政府中所谓天津三头会议之事实，然实际必不止此也。

吾请进而言里面，近日内阁不能维持之情状，已昭昭在人耳目。以事实言，靳之口头政策，已无一不得相反之成效，而财政之困，又达极端，实已撑持不下。靳于此不得不自为计，势必求助于亲家，张氏之来盖以此为大原也。然其内幕情形，则又为复杂，盖此次内阁，财、交两席皆交系中人。在初组阁时，实仗之为经济之援助。而为时未久，靳派之潘，即与周交恶，靳、叶之间，及内交之间，也颇有齟齬，日前交系倒阁及周、叶出阁两说，淆然并陈，且各传出于反对之一方面，似皆有蛛丝马迹之可寻。然则靳派方面，则以财政之困，力诋交系为拆台。此次张氏之来，奉派之所流露者，亦为靳不摇动，而趋于改组之势，且闻张之于叶，因前于交部月供奉饷六十万之要言，而叶未克践，甚不满意，故外间之风雨声，即为周、叶地位之不稳。然探其内容，则又非如是之简单。盖自选举一事，各省多不奉行，关内只一江苏，与奉吉同时举办，而此项政策，则靳与张所主持。此外则与之成对抗之形势，且闻某巨公亦不赞成者。据热心选政者所传，谓财、交实有选举用项可筹，而以密乘某巨公之意旨，遂不出力。张所须约曹面商者，将在此事，因谋选举原因，遂稍带及于周、叶，并于选举后之重大问题，亦有关系。此所谓内幕层层，不易揭出者也。惟曹至津后，所商如何，尚未知悉耳。

《申报》，1921年4月20日。

2. 潘复与日记者谈北方时局^①

日本某通讯社记者，昨（二十五日）特访财政次长潘复氏，叩以时局上各种重要问题，据潘氏所答如此：

外传曹、张两使感情不洽，齟齬时生，惟观此次津中会议，两使俱能披沥诚心，交换意见，则前传之误会，定能一扫无痕矣。现在时局上之各项重要问题，已经津议决定，由曹、张、王三使各膺解决之责。（一）蒙古问题归张使处置。外蒙古王公原无反抗中央之意，即活佛亦曾遣使求和，声明反抗中央，全非出自本心，大有悔悟之意。是以中央对于蒙事，仍拟以和平手段解决，惟若今后活佛依然执迷不悟，自不能不加以讨伐，彼时应派之征蒙军，亦已决定，纯由张使编遣，以期事权统一。又张使命叶交长筹措军费三百万元一说，全非事实。又谓叶交长倘不能筹措，即令解职，尤为无稽。（二）河南问题归曹使处置。从来北洋派对于中央政府，鲜有出反对态度者，此次成慎反对赵倜，间接即系违抗中央，中央为保其威信，自当予以讨伐。靳总理与曹使之意见既已全然一致，故令吴佩孚派师痛剿，成慎虽然败走，仍拟严予惩处。赵倜之处置，亦多有未当，亦拟予以处分。至处分成、赵之办法，均拟由曹使秉公办理。（三）南方问题。南方政府并西南各省问题，统拟委诸王使相机办理，至其如何进行，皆须俟津议决定。（四）教潮问题。教员罢课，纯由要求补发欠薪及指定基金而起。最近由各当局极力筹划，行将完全解决，预计不日即可开始上课。（五）内阁问题。三使在会合以前，均有声明，对于政治概不过问，以免有干政之嫌，是以三使对于内阁问题，毫无表示。刻下周财长，实因病重，提出辞呈。外间所传谓余（潘自称）将继其后任。但此等重任，余何能担，业向极峰表示难承之意矣。其继任之人，

^① 现标题为编者所加，原作《潘复与日记之谈话》。